弘道書

祀先聖禮樂舊制議

學人 成都

禮樂祀先聖漢以來乃頗漸著高祖至靈帝皆用太牢祀闕里而禮樂不聞當時國學所祀未知空名曰先聖云耳亦或有以貲之周公焉孔子不與也亦或經止各祀其師也皆未可知後漢世祖建武五年起大學車駕還宮幸之賜博士弟子亦不稱祀事顯宗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養三老五更於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於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大牢章帝元和二年幸闕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始傳作六代之樂靈帝光和元年始畫先聖及七十子像於鴻都門學魏正始二年使太常用

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顔淵配孔子祭於學始此而皆命臣下行禮也東晉以來帝乃親釋奠其禮樂亦未曉范寧欲依周公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爲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備帝王禮樂宋元嘉立學裴松之議應舞六佾以郊樂未備故權奏登歌今金石已備宜設軒懸之樂舞六佾牲牢器用悉依上公齊武帝永明三年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今當行禮用何樂及禮器尚書王儉奏曰中朝以來釋菜禮廢今之所行釋奠而已（文選詩注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之事宋濂曰古禮以菜爲贄釋菜祭師尊之也）金石俎豆皆無明文元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始別立廟北齊天保間始以春秋二仲釋奠唐高祖武德二年始立周公孔子廟於國學太宗貞觀六年罷周公祀以孔子爲先聖顔回爲先師禮部尚書許

敬宗等議祀先聖先師秦漢無文魏以太常行事晉宋以學官請自今稱皇帝遣官以祭酒爲初獻司業亞獻博士終獻州縣守令丞佐爲三獻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宮中出袞冕以服之樂用宮懸後周太祖廣順二年親征至兗曰夫子百王取則安敢不拜宋眞宗仁宗哲宗皆再拜眞宗頒釋奠先聖儀並祭器於天下徽宗崇寧四年用冕十二旒袞服九章賜籩豆各十大觀四年孔子執鎭圭門立二十四戟如王者儀政和四年頒大樂器於曲阜高宗紹興七年釋奠爲大祀加籩豆十二禮如社稷金大定十四年服十二章禮或亦同唐宋耶元世祖至元十年中書言用王者禮樂則王者禮樂其來久矣明洪武十五年上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今諸儒議禮咸言孔子雖

聖人臣也宜一奠再拜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位論哉
乃定議皮弁再拜搢圭獻爵出圭又再拜成化十二年國子監祭
酒周洪謨請增籩豆十二舞八佾其後五十餘年大學士張璁奏
國學損籩豆爲十州縣八佾舞六諸儒或以爲當或以爲否其當
者以爲孔子人臣不宜用天子禮樂其否者以爲八佾十二籩豆
孔子之德足以堪之常聞先子言後世必用天子禮樂而後爲至
當矣國子監者天子之大學也魏晉以前臣下行禮後天子親釋
奠焉天子祭而不用天子禮樂以諸侯禮樂行之是天子因幸學
而降禮樂也不可也以孔子無位不宜用天子禮樂士也則舞二
大夫也則舞四六佾諸侯之禮也又其可用乎祭從生者三代之
通義也故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宗廟父道也釋奠師道也天子

以其禮樂祭先聖先師而非以寵孔子今不從天子而以孔子爲嫌何耶漢養老於辟雍皆用八佾此王世貞具奏縉紳色沮而不敢吐者六十年矣乞以時改正誠痛之也況天子以禮樂賜祭人臣之勳德深厚者三代舊典成王賜周公周公可孔子則亦可也夏寅議軒懸之樂惟當車駕自祭外用之僭矣苟如寅言非天子主祭不宜八佾周公之禮亦爵侯主之後世帝王陵廟遣官行禮不聞禮樂有所損也蓋諸臣欲正定禮樂而不通於古今之義所以變亂紛紜愈欲正而愈非也今之郡縣與古封建不同古者諸侯各守一國傳其子孫慶賞刑威皆自主之天子不得而與也故有定禮今天下一家郡縣乃古天子之畿甸其異一也古之大夫世有守采自漢以後公卿百僚皆起民間推擧賢良庶人之子爲

公卿經不中科公卿之子庶人矣其異二也司府州縣主令人民數年而更還其鄉黨復爲庶人其異三也今之府州縣皆天子畿甸之官天子賜禮樂以祀先聖有司舉之亦何疑焉

先師位次舊制議

嘗問先聖先師不同之義先子答曰國之大事古之大禮天地日月嶽瀆社稷宗廟瞽宗皆上古神聖立爲典祀三代遵守漢唐不敢變也學制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魏晉以來猶傳典禮唐太宗貞觀六年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祀遂定開元二十七年孔子始正南向之位又從李元瓘之請始詔七十子從祀宋元豐間陸長愈奏請以孟軻同顏回配享淳祐二年配曾參咸淳三年配孔伋於是稱四配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冉有季路宰我子貢子游子夏而升子張謂之十哲次其下七十子祀之兩廡先聖先師之稱三代古禮各一人而已一祀止一人所以昭無二統也月令之祀春也其帝太皥其神勾芒夏也其帝

炎帝其神祝融秋也其帝少皡其神蓐收冬也其帝顓頊其神玄冥蜡之祭先嗇司嗇故祀棄則罷社伯益未嘗無功於火不以配炎帝配之則二統矣先聖之稱稱其帝也先嗇也先師猶其神也司嗇也不可以多一人也熙寧七年蔣夔請以顏回爲兗國公毋稱先師禮官以孔子顏子稱號歷代各有據依輙難更改不從其請蓋禮經具有明文也南宋曾子子思之配世以爲傳道一也傳道之人也必以聖人爲定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不語怪力亂神子之所慎齊戰疾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聖人於道未嘗有所謂教外別傳也七十子共傳之其有不同猶公侯伯子男之皆諸侯今流王化

曾氏獨得其宗古今安有是言大學非曾氏所述漢儒賈逵云孔伋窮居於宋懼家學之失墜於是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子思孟軻遠不相及無所授受辨長不載皆可據經史駁正傳道之辭深誣而爲世惑已非一日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以爲其宗則止顏氏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曾氏亦二三子也不稱其庶幾也旣謂之則亡矣顏氏之沒聖人之學當日不傳孟軻亦何從而得其傳也舍顏氏則七十子咸得焉七十子門人或傳焉以曾氏聞一貫爲獨傳道聖人之稱顏氏與文王箕子同辭未聞以一貫命之如顏氏其人若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亦不聞命以一貫子思未言一貫孟軻未言格物則惡得遂以一貫爲道之至漢唐千餘年未有言者忽以曾

氏獨得其宗逮宋而始接其傳與且一貫子貢亦聞之以曾氏信而子貢疑此後儒曲說非也語子貢以一貫則亦唯多學而識語曾氏其然非與一也問殊則答自異無所謂信與疑也後儒好言性與天道顏閔冉仲皆未之定實啟於子貢巳云不可得聞曾氏謂一貫爲忠恕子思言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烏有無極而太極靜坐會活潑潑地卽物窮理本心良知等說乎則後儒所謂傳道一其所謂道本非聖門之舊也夫子之喪顏淵也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也亦然百世而下不得復起聖人以請之惟取正於經文後儒妄可率任己私竄變古經所載於聖門諸賢敢妄爲去取哉因其別也而別之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宜矣不以爲配何耶子思著書子路顏淵竝稱孟軻曰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冉

牛閔子顏淵具體而微儼然坐於其上子思孟軻安乎否乎故以子思孟軻先諸賢是魯之躋僖公也夏父弗忌爲宗伯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仲尼以臧文仲縱逆祀爲不知不信經傳遺文而信後儒曲說此宋元豐至南渡改亂定制議禮之不經者也四配制成而先師之位亂矣名猶未紊也嘉靖中張璁請改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之號此議始於吳沈而夏寅丘濬皆主其說反是遂去舊謚而稱至聖先師若以王號爲不宜仍稱先聖可也加先師於孔子則悖亂典故夫君師生民之極稱也然虛而統也實以分之君則天子諸侯不同矣三王既定爲先聖先師其旨遠哉先聖云者立教者也先師云者布教者也禮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

以幣鄭氏注先聖周公若孔子凡學春夏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注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是聖與師不可以合稱也自至聖先師之號出而先聖先師之名紊矣嗟乎至是聖門舊旨盡失三代古禮盡廢惟後儒曲說是從寧不痛哉寧不痛哉祝允明議居孟軻於冉閔諸賢之閒誠爲正論而尚未盡當先師位次宜守三代古禮止一人而考魏晉六朝隋唐故典以顏子唐開元八年詔曾氏在游夏之次或採用之仍舊制坐子思孟軻於諸賢之下庶幾不悖與請正於大夫君子焉

先賢封爵舊制議

七十子封爵唐開元二十七年始贈侯伯顏淵以先師爲兗公宋大中祥符二年追封十哲爲公七十二弟子爲侯先儒爲伯其後先賢有加封補封先儒續從祀者亦追封此唐宋舊制其所以若此者恤盛德而尊有道也嘉靖中張璁請削孔子七十子先儒舊封謚稱孔子則兼以師顏曾思孟則兼以聖七十子爲先賢漢唐以來爲先儒此其事亦不可不詳論也古者釋奠先聖先師各異天子視學乃合祭故周公爲先聖則孔子先師其後孔子爲先聖則顏回爲先師師道一也而聖與師之稱異周禮師之類甚衆卽後世授徒皆名曰師不敢曰聖是聖尊而師亥矣今無故而降聖人爲師僭顏曾思孟爲聖不知其本何經傳也洪武初革嶽瀆封

號前代諸臣止照當時舊稱獨先聖奉詔云孔子爲天下師以濟後世仍其舊七十子亦未革聖君賢臣深知其不可以七十子仕者無幾人餘皆匹夫也天子所近公卿大夫士而已未聞匹夫至天子之前者管仲平戎于王天王以上卿之禮享之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於是受下卿之禮今天子釋與匹夫與焉恐未可也先賢封之爵則有章服矣無爵命仍野人也禮公之衮冕九章侯伯之鷩冕七章野人黃衣黃冠天子皮弁搢圭公侯卿大夫陪位奏軒懸而贊拜諸賢野服廁其間亦不倫甚矣先賢之尊雖以道德不以爵位然道德虛也爵位實也鄉人儺孔子朝服而立於阼階未聞以燕服也顏閔郎大賢不能以大夫之服祭故曾子易簀焉後世尊諸賢而爵位之恩澤加於幽壤與

起可示來茲先子嘗言唐宋議先賢封爵當時儒臣皆有深識豈
可不重申舊制張璁一時假託掩過之舉惡足爲定論乎謹識

七十子爲後一例議

聖賢子孫朝廷皆存典例賜之爵祿所謂賞延於世也名臣孝子先儒賢士悉有恩賚功德最盛莫過孔子子孫歷代爵以公明景泰三年賜顏淵子孫爲五經博士其後曾子子思孟軻三氏咸賜朱熹亦有之得博士二人後及於周惇頤程顥程頤邵雍惟子路獲博士七十子與漢唐諸大儒皆爲宋說所錮而未議學者深疑或以爲永樂中朱熹之褒以同姓也熹所是者因而是之熹所非者因而非之不過一人之意見豈天下萬世之公論哉昔聖人之道著於一時古經傳之萬世七十子輔助之力爲多居也絃歌而詩書出也車馬而僕馭畏於匡困於蒲厄於陳蔡削跡於宋從患難若斯其久也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

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有回而門人益親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名布揚於天下子貢先後之周旋若斯其勤也聖人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含以疏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緌桐棺四寸柏棺五寸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弔服加麻議自子貢居出由經參于游夏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葬聖人若斯其愼也七十子惟微言之絕於是散遊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

滑㳅之屬皆受業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播聖人之教若斯其遠也
聖人非七十子傳之不盛遺之不久其子孫當有殊賞後儒妄撰
曾氏獨得宗傳其餘俱加駁議唐宋以來褒封七十子舊制皆據
謬說遂爲所亂致七十子之雲仍不能如後儒誠爲缺典學者之
大痛也韓厥有言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七
十子之後士大夫宜奏訪其嫡派苗裔充五經博士之典例賜祭
田爲之祿四氏學亦當議七十子之後悉賜著錄後世之儒周秦
漢唐至於近代論其功德大小大者或與他官下者奉祀生員庶
幾乎國典而暢人心哉謹述先子遺言爲議

從祀舊制議

從祀孔子廟廷朝廷盛典儒者重事禮稱有道有德使敎焉沒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其人未有傳漢以來祀周公孔子漢世祖破董憲還命大司空祀孔子並祀七十子於其廟七十子祀始此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幸孔子宅又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唐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人用其言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並配享孔子廟廷後儒配享自斯始故宋政和元年稱顏氏以降諸弟子孟氏以降諸大儒元豐七年詔荀況揚雄韓愈從祀崇寧三年以王安石配享政和三年追封王安石及子王雱配享安石位次孟

軻下靖康元年降王安石從祀淳熙四年去王雱畫像淳祐元年詔周惇頤程顥程頤朱熹從祀而罷王安石嘉定十三年詔張載從祀咸淳三年祀司馬光邵雍景定二年祀呂祖謙張栻至順二年董仲舒始入祀至大二年祀許衡明正統二年祀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八年祀吳澄弘治元年楊時方祀至於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祀皆嘉靖九年也而程顥之父珦朱熹之父松蔡沈之父元定亦遂於是年配啟聖王矣隆慶五年祀薛瑄萬歷十二年祀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二十三年又以周惇頤父輔成如程珦等故事竝配或曰羅從彥李侗萬歷四十七年祀此見典簿張琦太學典祀考而道統正宗錄言萬歷二十七年廟祀考又言四十三年福州志言四十七年安慶府新志又言三十九年所載不同按州縣舊志多無羅李二人或有其議而未行耶康熙六年竟陵毛念時刻延平四先生年譜止言楊時弘治八年從祀不言羅從彥李侗從

祀又二十五年閩林華昌依闕里圖志位次刻崇祀考亦無羅李二人果否奉詔增入未知的於何時未詳此歷代從祀始末也洪武二十九年楊砥請罷揚雄不祀進退因革端見於此是時上巳黜孟軻以犬馬寇讎諭君臣太過錢唐力諫逾年乃復楊砥之議無有辨者矣嘉靖九年張璁請定祀典退而不祀者於七十子有人先儒有人璁之言曰程敏政嘗奏孔子弟子自顏回以下七十六人見家語家語書出孔氏當得其實司馬遷列傳多公伯寮秦冉顏何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別有蘧瑗林放申棖然邢昺論語注疏云申棖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實一人三名爲一人後儒曲說今申棖封文登侯祀東廡申黨淄川侯祀西廡止宜存其一公伯寮愬子路聖門之蟊螣孔子稱蘧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家語史記邢昺皆不載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

字畫相近之誤但不可考三人宜罷其祀而瑗放祀之鄉賢荀況揚雄賈相伯仲況以性爲惡禮爲僞子思孟子爲亂天下子夏子游子張爲賤儒況祀亦宜罷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南郡太守貪濁免官髡徙朔方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劉向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奏鑄黃金不驗下吏其兄陽城侯贖之著洪範五行傳最爲駁雜賈逵獻頌爲郎不修小節附會圖讖王弼倡清談注易專祖老莊何休春秋解詁黜周王魯注風角班之孝經論語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畏何武之覈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子賓客以盜繫獄武平決之聖謝不慙王肅以女婿司馬昭昭勢將篡魏毋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杜預守襄陽數餽遺貴要伐吳以斫癭之譏盡殺江陵之

人八人者宜禠爵罷祀鄭玄鄭衆盧植服虔范寗雖若無過所著亦未能有以發明聖學宜改祀其鄉瑰又言謝鐸論吳澄生淳祐貢舉於咸淳爲元國子司業翰林學士忘宋事元祀宜罷瑰在當時以議大禮得君廷臣張孚敬階黎貫王汝梅等力言其不可而上方獅瑰詔書悉從所請也自瑰之請得行漢魏以來守正遠節考經崇禮立功聖門使道不墜之儒除例殆盡所存無餘而升享者大半後儒入於二氏者矣可歎也歛政與瑰俱稱正史請以古經正史論之家語固古書然出在後史記本孔氏古文司馬遷所見又一書也公伯寮秦冉顏何必有所自矣伯寮愬子路遷記其語以載弟子籍不可妄去也馬端臨曰孔子弟子家語史記皆載七十七人魏王肅本自顏回至顏相止七十六人史記顏何字冉

司馬貞注云何家語字稱則顏何原載家語唐以後傳本始缺耳顏之推稱聖門弟子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顏眞卿自敘家譜亦云顏氏列弟子者八人若無何七人而已謂申繢申棖申黨爲一人鄭國卽辟邦其中或有譌誤然以彼爲此則亦不可論語有兩子張魯有兩曾參漢高祖之臣有兩韓信史加王以別之其時有三召平易學有兩京房光武時有兩劉向兩劉歆朱熹門人有兩黃幹姓名同時同學同所事之人同而異如此夠可曰某卽某某字誤某字避諱也林放論語注稱魯人然孺悲申棖亦止云魯人澹臺滅明皆不言弟子蘧伯玉使人於孔子注者曰名瑗蘧瑗非經文所載安知非又一人耶安知文翁所見弟子籍不殊於家語史記耶不然列國大夫見於經者如晏平仲子產儀封人

太宰之類皆不言而獨言伯玉耶先儒稱家語載七十七人今本才七十有五石室圖書云有申棖申堂今本亦無棖與堂也古書漸就舛訛妄可執一以爲據耶杜佑通典載開元贈爵七十七人外有蘧瑗林放陳亢申棖琴牢琴張六人祥符大觀中加封去琴牢餘竝因之所不及者懸亶耳蘇轍曰七十七人家語太史公書皆同琴冉顏何不載家語琴牢陳亢史記無錄二書不可偏廢今竝採之凡七十九人疑則傳疑也敏政既謂不可考欲以己意削之自爲武斷之辭聰復不傳疑而期傳信千古難明之案歷代諸儒所不敢定者一朝而直判之黜久祀之位使典禮有缺學者之心不厭豈細故與其削漢唐諸儒皆沒其長而攻其短謫謬妄詆與正史多不合馬融之應鄧隲在戚畹號稱爲賢非蔡京權姦之

比兼歲值凶荒孟軻所謂可受免死之時前忤鄧氏以致加罪免
官後又以過謁梁不疑爲梁冀所惡髡徙朔方少壯不知忌諱數
以直道干犯權貴禍患切身晚節稍圖自保戚里往來傳者遂誣
爲梁冀草奏無兄盜嫂娶孤女而笑婦翁賢喆受謗代皆有之悲
夫至於女樂富貴之常融不肯獨異於衆復取忌生譏唐裴度累
遭毀謗幾致禍災晚歲浮沈以自免害亦融之意此等固聖人所
赦之小過也劉向鑄金下吏乃在少時中歲傳經學者宗之其忠
愛誠懇數見奏章洪範之傳先民舊聞非後儒臆說洪武十四年
上諭祭酒李敬曰說苑劉向所論多載前言往行善惡昭然朕常
觀之深有勸誡卿以朕命導諸生經史之暇兼讀說苑講律令必
有所益十五年命禮部頒說苑新序於天下學校令生員講讀敬

政與聰豈未知之耶賈逵獻頌出自詔旨其言圖讖本爲左氏而發逵嘗條奏曰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相與排之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讐光武皇帝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彊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明劉氏爲堯後左氏獨有明文陛下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矣書奏乃令逵公羊顏嚴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又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四經既行逵又抑圖讖張衡以圖讖虛妄奏請禁絕稱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故逵解經獨不用讖粹安得以

附會圖讖爲罪乎王弼解易祖述老莊崇尙虛無斯誠大罪然無之一說流傳後世無極而太極所自來也何休注公羊相沿不無過論春秋記年經文本之魯國惡得責休哉史稱休注風角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當亦如邵雍皇極經世之類矣𧰼聖懼何武之殺白兔人生仕宦安謐無失一事不詳便羅罪罟非皆不肖也杜林嘗奏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贓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則相異相非亦縉紳之常程頤蘇軾致成四黨皆不失爲君子若以聖子繫獄而遂及聖州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又若之何也王肅本傳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於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肅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

明年春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嵩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嵩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土崩景王從之遂破儉欽毋丘儉傳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於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爲己祥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移諸郡國舉兵反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爲壇於城西歃血稱兵爲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兵六萬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爲遊兵大將軍統中外軍討之殺儉欽遁走觀肅之言正辭也毋丘儉之兵雖正邪未定亦未可遂謂爲討賊也且

肅所語乃司馬師師以魏正元二年卒甘露元年肅亦卒去師死一年耳魏又立常道鄉公凡十年司馬炎乃受禪舉以爲肅罪何其妄也杜預傳預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瘦惡其智計以瓠繫犬頸示之每大樹似瘦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云捕殺則繫犬斫瘦人非盡江陵一城也預壽伐吳懼貴要譏毀故相餽遺未嘗以求美官馬援亦云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自古貴要爲患成大功者必善事之矣取漢唐先儒之行惟疵是求史苟載有一過遂盡棄其生平昔諸葛恪與陸遜書云君子不求備於一人孔氏門徒大數三千異者七十二人子張子路子貢皆亞聖之德猶各有所短師僻由喭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聖人不以數子之不備引以爲友

不以所短棄其所長加以當今取士宜寛於往古何者時務縱橫善人鮮少小小私行皆宜闊略不足繩責士誠不可纖論苛克苛克則彼聖賢猶將不全况其出入者耶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起非爲大讐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責人專以正義夫己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正義則人不堪不服其行不堪其責不得不相怨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家戸爲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自宋儒好責人以扶成其按孟軻之說所許顔曾思孟而外七十子以至於內百餘年之儒少有當其意者敏政輩益羅織深文而周秦漢唐以來鮮無過之人矣以馬融王肅爲黨勢家則楊時之於蔡京劉向爲誦神仙方術則程顥張載之出入佛老賈逵附會圖讖朱熹論葬法亦術士利

欲之說不本六經王弼老莊周惇頤無極之書諸儒以爲本於老子何休注風角朱熹晚年亦注參同契以戴聖爲贓吏朱熹必取淫行汚士大夫悖禮經帷薄不修之旨亦可曰酷吏也宋儒從祀亦未嘗不可議也後世尙論習爲風俗同一過也在漢唐先儒必多方鍛鍊指爲實而後已在宋儒必曲加調護以爲誣而後已史文所載實則俱實誣則俱誣不知學者好惡何以不同論漢唐先儒者豈皆史魚之倫言宋儒之過者叔孫武叔輩耶蓋永樂以後科舉所用悉宋儒改經更注諸生父子師心相授不如其說謂之背朱注則有司不取聞見慣習不覺其固如此也揚雄世傳有劇秦美新之文曾鞏孫復王安石餙紹芳胡直焦竑皆力辨雄無其事或以爲谷子雲之誤焉時可以美新爲劉棻作考揚雄班彪父

嘗造其門闕見親切故班固作傳稱雄溫厚君子恬於利勢雄平生著書傳皆載焉又言諸儒罪雄非聖人而稱經獨無所謂劇秦美新者王莽時以符命封爵甚衆而雄不佞莽自言雄素不與事史文如此美新可不辨自彰後儒未之深考耳且莽之篡非忽起也奉太后命居攝已非一日不過以哀章金匱之文卽眞耳（哀章封美新公）一切仍舊校書天祿不與朝政也必欲犯莽之怒去位以干不測之禍則三家執國命已久先聖亦不當事之而微服過宋矣

唐楊倞注荀子性惡篇曰荀子當戰國知其可化無勢位以臨之故激憤而著此論性惡之論誠過激其要歸本於仁義先王之化孟軻犬馬寇讎之言亦未嘗不激也易曰見惡人无咎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

則性善性惡皆可言也各得其一耳歸有光稱荀子精造孟子不能過揚雄韓愈皆推尊之以配孟子宋儒頗加詆黜今世遂不復知有荀氏矣悲夫此公論哉且孟軻性善以情與才論故孟軻言性善契爲司徒敬敷五教之旨荀況言性惡臯陶爲士謨明弼教之旨揚雄善惡混則相近不移之旨說雖不同皆本於聖門而欲輔翼教化則一也況非十二子其人皆去況不遠殿三氏也時儒已分爲八況言學三子者之過又何傷乎王安石程頤朱熹輩之追貶先儒非刺太甚十倍荀況矣孝廟初張九功程敏政奏改定從祀禮部侍郎倪岳言馬融王弼之徒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自唐之注疏成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尙多其說何可盡廢七十子名氏司

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宜仍舊奏乃寢而
璁復假其說以亂舊章哀哉總之尙論古人宜大端小節考其始
終非可以愛憎爲是非也璁與敏政詆議先儒沒其衞經傳道
之大功索其微疵加以重罪致庠序無其位而學者守其道書冤
亦甚矣魯丕稱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陳元謂范升論左
氏抉瑕摘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夫老女刈蓍亡
其蓍簪而哭不忘故也取漢唐先儒之說於遺編而復力絕之哭
簪之義何其左耶苟以一言一事之失不特周惇頤程顥程頤張
載楊時朱熹之祀可議卽七十子亦有可議者冉有之附益季氏
也子路之事衞輒也子貢之貨殖也宰我之欲短喪也子夏之忘
親哭子也曾點與童子冠者共浴子張難與並爲仁子曰參乎勿

納也孟軻受金太多寇讐過甚又豈不可議耶以此類苛細責將空七十子而遂之上而譏及先聖亦豈盡無後世所謂於儒行有玷者哉朱國珍論許衡吳澄以仕元黜其從祀則先聖於元祀必所不歆元史獨宦官李邦寧主祭風雷示異餘皆無事也八十九年中先聖享元祀者二百次上食有何不是而拒之予卽驕苟非濟惡儻有恫恫知書人在旁方獎之不暇而反奪其篚曰何故事吾子則亦非人情非天道矣國珍之言何其忠恕也澄雖舉於宋而未仕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澄不在死例也元取而用之澄不死安所逃乎微子歸周聖人未嘗不許以仁子曰管仲相桓公民到於今受其賜使先聖生宋元間亦豈遂仰天絕吭哉後世不以古經所載聖門舊法論人而獨取後儒偏私之說此宋以來

學者之通弊也傳曰吾於洪範見君子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又曰君子之於人記其功而除其過朱勃有言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蓋以聖人忠恕論人則人無過者多以後儒苛隘論之則人皆有過而無可逃者矣故七十子中論罷與漢唐先儒已祀者皆不可廢歷代諸臣奏請從祀亦宜考補至曾申李克馯臂橋庇孟仲子根牟子田何胡毋子都孔穎達邢昺孫奭郭璞楊士勛賈公彥陸元朗李鼎祚之倫有大功於經傳非程珦朱松輩也猶有當議及者聖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本達道非徒空言而已能不議於曲阜立啟聖王廟以顏無繇曾點配此議變禮之合中者也啟聖王祀曲阜衍聖公以子孫祭之而顏無繇曾點配享謂於顏回曾參有碍耳非謂啟聖王宜祀也愚

等遂遍立於天下非矣今正官祀先聖其禮重其物豐佐官分獻啟聖王其禮輕其物省子不先父食之義正於顏回曾參而反背於先聖何也至程珦朱松周輔成輩止宜祀其郡邑之鄉賢配啟聖王何其僭也况祀之天下乎程敏政所稱珦等無甚功德則可祀者尙眾苟以惇頤顥頤之故及於其父尤非也無繇與點皆在七十子之列此外無祀者七十子之父不祀祀顥頤之父並乎先聖是皆以興獻王入廟之邪逆也嗟夫諸儒之宜祀不祀不當祀而祀已百有餘年賢士大夫必有起而論之者不加詳議何以昭垂乎吾先子言從祀如此

王世貞曰先朝之黜漢儒所以尊宋而不知陷宋儒於背本也

今訓詁之學不傳卽明如程朱亦何所自而釋其義乎禮臣未

及詳考故典題罷其祀殊為未妥史記陳丞相世家云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背本字從此

張與行曰古之論人也恕後之論人也刻古之論人也重立德後之論人也重立言四科十子因親七十子聖人各成其賢未有相少者漢唐以來千□□□祀之人寥寥如晨星入祀之途隘矣與行□□□□州進士重慶知府

先王傳道述

先王之道堯舜以前不可知矣經傳所記三王以來尙書周禮法度俱存大端議禮制度考文其成風俗興教化則在五品人存政舉不越九經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各有施行未可概舉要使世平人安卽兵戎獄訟亦期於忠厚而已先王之道所以立治萬世不易民人有嗜欲治之使歸大化治者何政典焉令之必從通天下國家而同也先朝廷而後四方先士大夫而後民庶先公家而後私室堯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

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孔穎達云百王用此三德以行五道王事爲本古今不變也亦隨時損益如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官三百夏政尙忠商政尙質周政尙文有虞氏貴德而尙齒夏后氏貴爵而尙齒殷人貴富而尙齒周人貴親而尙齒夏政建寅商政建丑周正建子條類不一時異則王政亦遂不同也時如春夏秋冬代謝不可以違吾先子嘗訓密以王道曰夫子謂今用之吾從周論政以身所當者爲定考古斟酌調劑之仁義禮樂遵二帝三王爲法至於典制政刑采之歷代庶可施行堯舜三代風氣未開今所用者亦政之大端而世所行皆漢唐以來累朝講求明備傳爲定章

使天下安寧不過濟時救弊也已昔先王封建分四海之地以君子弟及有功之臣各主其國國有其土土有其民設卿大夫以佐理之朝聘燕享祭祀采祿皆有定制子孫保守分土爲井田使民廬舍桑麻仰事俯畜八口無飢此最良法也後亦稍變矣夏殷已難詳考以周言之其初千八百國見於春秋者甚少或遠在異域與魯不聞亦不應如是之寡也恐當白狼白鹿而後已非文武成康之舊不待東遷莒人滅鄫晉人滅虢泗上諸侯爲楚蠶食而後失先王之制也五伯迭興國强兵盛兼併小弱封建漸消矣州縣本爲周禮州長中大夫一人縣正下大夫一人司馬法王國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至於周末天下分爲七國已有縣令縣尉之稱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之辭則郡縣之立七國已成亦非始

怡蘭堂校刊

秦若夫井田三代不同或貢或助或徹五十七十百畝貢之不得不變而助助之不得不變而徹五十之不得不變而七十七十之不得不變而百畝勢使然也先王豈樂紛更哉履畝之事見於春秋畢戰所問孟軻已言潤澤井田亦非待阡陌與始廢也秦始皇並六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設吏治之要亦因六國之舊特去其國稱爲郡耳非至是乃除封建爲郡縣開井田爲阡陌也夫封建井田遞遷遞降雖出人爲乃氣運使然本於天道欲行郡縣阡陌於先王風尙淳質之世時有所不可卽欲行封建井田於後王人心大變之日勢亦有所不能故封建井田先王之善政也郡縣阡陌後王之善政也所謂王道不過使羣黎樂業海宇無擾足矣漢因秦郡縣分王子弟而封侯皆有戶邑然除相兵符出於京師其

後亦失侯者多至末造侯封又異漢初之制況六朝乎荀卿曰欲觀先王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漢孝文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天下自郡縣阡陌之後與三代治法隔絕故可行則遵守勿失不可則止安能復盡用乎專言三代欲以爲治不過儒生飾辭耀世苟實行之誤國家而害民生必如青苗社倉空竭四海而後止也蓋其性硜而識固不知聖人窮變通久之道而近於時中也立政興事不泥古不隨俗或革或因上不病國下不困民求合於中自宋以來天下之大患在實事與議論兩不相侔故虛文盛而眞用薄言禮樂政刑者爲儒生行禮樂政刑者爲有司言者一人行者一人儒生好議論然草野誦讀未嘗身歷政事執固言理不達世變牽滯古文尤類盡義責人所難常礙而不可

施有司立實業親當其任上合下宜百迴九折與平昔講說隔絕難合但求免責每略而苟就二者恆相反而正道不可見矣迺儒不易得君子有志實學必深考詳思擇而行之庶不空爲高議眞足救時功業可立也徐階張居正歸有光茅坤馮琦皆近代名臣居正奏曰天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衆斷在於獨議論太多政每紛更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始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止人懷疑貳動見譸張虛曠歲時成功難覩馮琦奏天下無全得而無失之議亦無全利而無害之法當擇其得多失少利多害少者爲之亦有後之流弊非始議所及者即當補苴調劑以成其是無以小不便而盡更之備倭時副使茅坤

云近海郡縣有司尤宜別議方漢沙漠大入雲中上黨雖有龔黃卓魯之賢無益於用漢孝武並出材官騎士李廣程不識之徒以爲守尉竊謂今日近海州縣亦然爲巡撫者當合郡縣長吏及佐貳量能而器使之大略近海則擇彊智精悍材力勝任之人一切練軍實築城堡謹斥堠嚴部署皆藉以備緩急腹裏郡縣則寬和柔靜之士慎出納謹筦籥與民休息而已此郡縣有司大略也歸有光曰事有常變有輕重處常則倉庫爲重武備爲輕處變則軍旅爲重財用爲輕居官行法自有大體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所謂公罪者正今日動支官銀以濟時艱而爲法受惡之類也此乃名言定論有益政治近於古經世之治亂不同承平日久教化流溢風俗醇美卿大夫仁於廟士仁於學民仁於野上下安和錢

穀刑名但期無擾以德爲先而亦驗其材至於遭遇荒亂破家失業飢寒逃避禮儀廢缺爭奪盛行暴桀之夫或恃强逞威或懷欺挾詐小則連結無賴公爲不肖鎭撫妥集爲要大則聚衆弄兵叛據方隅道將行師避務軍興求事立辦非雄傑之倫不可以材爲先而後觀其德朝廷用人行政因時變通庶收實效舍漢唐注疏論人心道心致成虛浮杳冥皆非聖門本旨也

先子與門人講議禮制度考文云定天下之大端在禮六官一代之政俱在名曰周禮則禮廣矣度與文皆禮中事別成一條天子公侯卿大夫庶人悉有定數不敢踰越此之謂度文者所以知古今因革變通也議者合衆論而成一是也制者畫爲一代章程也考者取其適用而不煩僻也王者旣定則治天下之

道立乎其大擇賢守法恭己正南面而已此萬世不易之大道也宋儒欲追王道黜伯功使國家如二帝三王之盛天下無一民一物之不被王澤此亦賢者之用心也而無奈世日變而不可復欲以空言湊合而還之則大誤矣三代皆有損益周禮與夏殷大殊經傳載之如後世開墾兩稅漕運鹽法茶馬鈔關募兵之制三代未有煮海爲鹽修於管仲廢經界爲阡陌行於公孫鞅算及車舟創於桑弘羊漕運募兵皆始於漢兩稅茶馬皆始於唐爲後儒痛詬若不墾荒則田地蕪穢不漕運則京師空虛非兩稅無以使民休息不募兵無以禦敵制勝不關稅則賞賜諸費無所出如悉取足於田畝則農愈困積斂而動多掣肘矣聖人答衛靈公以軍旅未學蓋衛所宜講者不在陳既用

王孫賈矣而非謂爲國但可以俎豆定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足食足兵我戰則克聖人又不常言之乎蓋文事武備先王之所不可少空談仁義惡可以治平耶司馬遷曰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自是之後名士迭興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豈與世儒闇於大較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東晉偏安壞於淸談南宋積弱誤於講學可勝歎與儻欲行井田天下必事獄訟今之田地子孫爲業入籍當差里胥尙有飛灑詭寄影射投獻無窮弊竇况以田爲公家之物乎若復封建則晉之十六國唐後之十國皆擅兵相攻百姓肝腦塗地妻子離散

死亡過半者百餘年可為前車此王士性提學廣西見土司之仇殺糜爛其民有恭皇廢封建功在萬世之論而陶晉平猺獞隨立州縣設學校以化誨之可謂救世良策也但州縣力弱不能禁盜賊故近代郡邑多破殘此當細考漢唐舊制斟酌調劑可也

先王傳道表

三重

議禮

制度

考文

九經

修身

尊賢

親親

敬大臣

體羣臣

子庶民

來百工

柔遠人

懷諸侯

五品

君臣

父子

夫婦

昆弟

朋友

四民

士

農

工

賈

先王執中建極而行舉賢親民爲要成昇平之世者以此道也

聖門傳道述

司徒敬敷以後夏校殷序周益詳著然受命於朝布教在上吾先聖孔子講王道在草野成教於下聖門教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咸有條法矣聖門之道所以立教萬世不易教乃治中之一而成人材消禁亂之首事也教者何方類不齊使其各盡自身自家而始也先正己而後及人先閨門而後族黨先衣服飲食而後祭祀婚媾先私恩而後公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行之一也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

下國家矣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朋友切磋上下安靜士則移孝作忠學古入官農工商賈各守本業謹身節用以養父母一人如是也千萬人如是也一家如是也千萬家如是也千萬里如是也千萬世如是也此之謂教典籍由此而興人材賴此而盛皆七十子傳經之大功累代帝王悉取則古經聖門之教敘三王之治垂大法於萬世非有二也後世國家立政雖所因革與古大殊命官分士郊祀兵賦皆傳自三代法度之言儒者守之師弟討論可以從政聖門之旨無一定之類而有一定之教仁一也仁者得之爲安仁知者得之爲利仁聖人不强仁者以利而知者以安也故曰有教無類何取中行狂狷教爲文行忠信雅言

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朋友切磋上下安靜士則移孝作忠學古入官農工商賈各守本業謹身節用以養父母一人如是也一家如是也千萬家如是也千萬人如是也千萬世如是也此之謂教典籍由此而興人材賴此而盛皆七十子傳經之大功累代帝王悉取則古經聖門之教敘三王之治垂大法於萬世非有二也後世國家立政雖所因革與古大殊命官分土郊祀兵賦皆傳自三代法度之言儒者守之師弟討論可以從政聖門之旨無一定之類而有一定之教仁一也仁者得之為安仁知者得之為利仁聖人不強仁者以利而知者以安也故曰有教無類何取中行狂狷教為文行忠信雅言

詩書執禮涵泳蘊育令其自得材器各遂皆能成就或爲德行或爲言語或爲政事或爲文學出而仕行先王之道於國遍惠蒸黎安而處守先王之道於家惇其族黨身無邪僻世不澆漓聖門一定不易之法也後世儒者愈傳愈非徐階曰聞之儒者於師非徒習其說之難也其以會友其以傳人亦非徒說之貴也必體諸身持諸事業卓然可以紹前修而澤後世在昔史臣紀堯舜禹之事精一執中數語外皆行與政也孔子教門人示以詩書禮樂慮馳騖於口耳也故曰予欲無言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七十子亦知聖人之教不專辭說也鄉黨述身教者詳焉後世溺於訓詁辭章弟子於師以爲能習其說足矣講明不失爲貴貿貿焉不知堯舜禹孔之學在行與政非徒辭說之詞也近時士大夫敢爲高論或

外於彝倫專爲空談不務求實踐其弊有甚於前者馮琦奏曰自
人文向盛士習寖漓漸趨詭僻背棄孔孟以實爲空以空爲實取
佛書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竄入於聖言取聖經有空字無字者强
同於禪教從古世道升降之會以士大夫好尙爲徵世之治也高
明之士盡以其才識用之修政立事主於爲國議論必典實不確
天下靡然從之世之衰也盡以其才識用之談無課虛主於自爲
議論必奇僻空曠天下亦靡然從之道術之分久矣西晉以來吾
道之外別爲二氏南宋以來吾道之中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
附於吾道之內又其後則并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非聖
主執中建極揭佼门於中天羣 工 一德同風挽頹波於砥柱悠
悠世運臣等未知所屆也觀馮琦所言深病後儒失聖門道範論

其語尋無晰理並爲一談浮議叢之專事無稽之言論其行銖求寸責吹毛豈地固必不通使人無所措手足議論極正大施用則滯礙言之不可行行者非所言講學與王政判而爲二後儒之大過也那經有言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缺正謂此矣吾先子嘗稱諸儒評論爲一辭曰後世語錄竄入二氏之虛說不息聖門六經典政治平之實旨不著聖門之教賴帝王之治以興帝王之治賴聖門之教以盛兩不相離者也學者必根源聖門專守古經從實志道庶爲是也

聖門傳道表

三德取人

中行

狂

狷

四教誨人

文

行

忠

信

四科論才

德行

言語

政事

文學

六經舊章

尚書

禮

詩

周易

春秋

孔子中庸修己而述謹言慎行爲先成萬世之教者以此道

也

吾道述

有問於費密曰何謂吾道曰古經所載可考也謂之吾道者所以別於諸子百家偏私一隅而自以爲道不中不實也中而不實則掠虛足以害事實而不中過當亦可傷才聖人愼言謹行終身於恕事不行怪言不過高既中且實吾道事矣舍是不可盡謂非道不可謂之吾道以其太深而易惑太高而難行非所以通天下之志伯夷柳下惠之賢且異之況其他乎吾道者道之主求之身求之家而已足乃天下萬世準繩也上古聖人爲治專以事制器立法人習之家傳之無以言爲也中古漸變治兼以教事多而言少三代迭更至周末言與事俱多矣孔子知世日變處士必橫議言將至於不可止而盈天下千萬世之後必有以偏亂中浮害實者

故傳七十子以先王之法而定之聖人慮之如此其深遠也後世之儒果偏之浮之雜之蓋通諸四民之謂中信諸一己之謂偏見諸日用常行之謂實故爲性命怳忽之謂浮偏浮之說盛行而先王之道亂矣夫天下帝王所統御公卿大夫所經理而其實則黎庶各竭其力各盡其智反相資給上下咸宜以充豫安平者也昔先王治國以及於天下也深籌而諦審之知民性不一而才之上下懸殊則業非可以一事足而法制不能以一端賢也乃分民爲四焉其人能學樂誦詩歌舞俎豆以祀宗廟也能善記知書理財治獄任事也能持弓矢御車馬以衛君上也名之曰士專力於稼穡以充倉廩而飽士女其人名之曰農百物之器足以裕內外也其人名之曰工通致貨財於天下使有無咸取足焉其人名之曰商

賈士以上之農以安之工以豐之賈以濟之如是則民有成業閭閻勢定而後國可立也蓋農為國本百物皆生焉即車甲人畜以周社稷咸賴於農故農不庶則田野不闢穀畜寡而倉廩虛其國必困工不良則五材不飭而宮室衣服盤盂陋其國不潔麗以整賈不來則物貨有無不相貿市廛衰落金帛不歸其國必貧以弱士不講習六藝以率其子弟仁義之澤不漸鮮材通識達可以從政治事之人則五教不宣倫常失敘強暴得以誣上行私其國不雅順以久遠苟四民失業閭閻有飢寒侵奪之患禮樂崩頹外內不測於是乎起而教亦無所施矣故先王以制度勸董不以議論鋪張以要道經營不以意見湊合無不出之於實無不行之以中而國治天下平矣孔安國曰先君孔子生於周末遂乃定禮樂明

舊章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繁煩亂剪裁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所以恢弘至道示人生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蓋欲其實於文傳中於文使後世得聞先王所以安平四海之故因文以得中也實也修身而家國天下賴之豈欲播流空文令後世之士假肆高談各執一說自名爲道也耶故國家欲爲治士大夫欲爲學古經是矣而空浮談經尤足害道聖人自孔子而止王道亦自孔子而存上承二帝三代之典謨下開修齊治平之學脈學以出治者帝王公卿也學以從政守文者師儒生徒也學以安身立業者農工商賈也古經之外其言道也不中不中必多虛少實可以自全不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夫道散事物無可專指人皆得言無專指則彼可

是此可非人皆得言則彼言一道此言一道言雜道亂上不可以爲治下不可以爲學古經者道之定治所取教所本也治以行之教以傳之舍實事而傳空文必入於虛浮幽寂矣外傳道而立實事必至於壞常亂度矣聖人而後仲弓游夏之徒述論語以發明古經中有後世之儒師心自用敢以旁引雜入之說誣聖人之經吾道大變聖門定法安可不遠哉人志萬有不齊大端不過知者愚者賢者不肖者耳而過不及存焉有過有不及者性也本乎天者也無使其過不及者學而後能人力然也知者才高賢者力厚賢知乃以其過者爲道愚不肖又以其不及者爲道苟賢知愚不肖各守其性舊章遵之聖人猶無大害也賢者以其過變聖人之舊章自以爲道自以爲傳絕學自以爲聖人流於數百年大害古

經之實旨矣阮孚謂卞壼曰卿恆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王羲之謂謝安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張栻與朱熹書曰元晦學行爲人所尊眼前多出己下乎時只是箴規他人不是覺自己是處多人亦憚元晦辨論之勁排闢之嚴縱有所疑不敢深講恐詖言多而拂論少萬一於偏處不加省察異日流弊不可免廬山老儒杜敏或勸從王守仁講道敏曰聖人之道言忠信行篤敬求之四十年未之有得又惡乎講哉或曰道豈言行可盡耶敏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所以動天地也

若外言行而講道敍不顧問也當天下風靡之日四君子出救時之論成愛人之德屹然自立蓋士之浮也始於魏晉流於唐然猶浮實相半至宋南北遂浮多而實少語錄無稽之言各盛世益其尊而聖賢之於是聖門中實之旨晦而後世雜入二氏之儒爲政於天下矣倫常日用未能合道者已多況加以賢知之過乎欲明道行道實焉中焉言人所其識行衆所皆道也傳曰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此聖門之定旨所謂吾道學者所當遵守勿失者也先子諄諄誨諭者懼其流於偏而自損焉

吾道本旨

有何書繫辭所載

力行二者聖門爲學之方

內省

忠君

孝親

恭儉

信讓

上下

賞罰

立制

設教

從政

理家

學問

本業

此古經所傳之道中實以通天下之志萬世不易

吾道變說

無 老子佛氏所稱

清談 魏晉初變古學

高論 宋南北再變古學

虛無溟涬乃道之根 後漢張衡

天人之際 魏何晏

聖人茂於神明 魏王弼

天地萬物以無爲本 晉王衍

有必生於無故太極生兩儀 晉韓康伯

無私寡欲 晉潘尼

眞師在心 元魏徐遵明

知命適時必先天理 元魏闞駰

虛無是太極 唐孔穎達

誠明復性 唐李翺

道德性命之理 宋王安石

無極而太極 宋周惇頤

靜坐會活潑潑地　宋程顥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　宋程頤

天根月窟　宋邵雍

天地之帥吾其性　宋張載

本心六經注我我注六經　宋陸九淵

格物窮理一旦豁然貫通　宋朱熹

靜中養出端倪　明陳獻章

致良知向上一機　明王守仁

此後世所變之說偏浮爲道大害不久而改

陸賈曰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

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

司馬遷序其父習道論於黃子而曰道家無爲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混混冥冥光耀天下

楊慎曰朱文公中庸章句引程子云活潑潑地愼按僧家語錄有云頂門之竅露堂堂脚跟之機活潑潑又云圓陀陀活潑潑文公乃以入章句又毛注云宥寬仁也密安靜也孔疏云寬仁所以止苛刻安靜所以息暴亂豈不明白正大而得帝王之體也今之詩傳解宥爲宏深密爲靜密宏深靜密既於基命不切輔廣附會之云不宏則體不盡不深則用不徹不靜不到沖漠無朕處不密不到萬象森嚴處其言愈謬聖人治天下大經大法易曉易見沖漠無朕森羅萬象是老氏虛無之語豈可以解

詩哉

湛若水曰古之論學未有以靜坐爲言者而程氏言之非其定論以靜爲言者皆禪也孔門教人皆欲事上求仁動時著力苟求之靜焉駸駸乎入於荒忽寂滅之中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矣

馮從吾曰自異學言無世儒爭言無以爲精微奥妙不知精微奥妙豈專在無之一字哉易有太極聖道有之一字不精微奥妙

合而論之大抵天道爲主而氣運相隨故陰陽推行於上則人事變應於下非盡人力所致也日月五星萬古如是而日月亦有剝蝕之時五星亦有失度之候故後世之說必不能止學者

但欲知聖人古經中也實也如日月五星至於剝蝕失度亦暫焉而已先子之言費密述

學人　成都費　密謹述

聖門定旨兩變序記

富有日新備物致用博施濟衆天地合德此爲聖人不怠於學非學可至

恭厚平直以立身寬和信讓以安人勤敏謀斷以執事愼恥恕約以修辭此聖門之所謂學密提二條於前

費經虞曰後世學至聖人之說先儒多辨之呂坤云堯舜禹湯文武不自滿假孔子生平謙退沖虛引過自責覺世間道理無窮自家分量未盡孟子自任太勇自視太高雖孜孜向學已少欿欿自歉之意至宋儒談論都是道理但人非堯舜誰無稍偏造詣未至

識見未融體驗未到物欲未忘平生所不足者不肯自責又不肯向人招認以求相規所以都似登壇說法直下承當終日說短道長談天論性看自己便是聖人更無分毫不是處此與聖人巳自不同如何得到聖人地位此萬世不易之定論也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子思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顏淵巳屬誠之孟軻曰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漢書曰聖人所以獨見前睹與神通精者皆天所生也經史道文照然聖人豈可學而能故據經文而爲之斷辭曰富有日新備物致

用博施濟眾天地合德此爲聖人不怠於學非學可至若聖人所教則可得而述也言忠信行篤敬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蓋古之所教所學皆通人事以致用故干戈射御舞勺歌詩皆學中教人之典非後世博書撰文之謂也況欲拱手高談性命著成語錄乎蓋其下立言士之一端立德立功久置不講然古經所載聖門立教定旨後世奉取自修之方尚存恭厚平直以立身寬和信讓以安人勤敏謀斷以執事慎恥恕約以修辭此聖門之所謂學小人皆得習以修身壽性有同異工有勤惰則入有淺深得有厚薄可守可傳傳曰恭則不侮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王道平平人之生也直寬則得眾禮之用和爲貴主忠信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克勤於國敏則有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以斷天下

之疑愼言其餘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有一言而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君子約言經文如此身者進德居業之所自家國天下之本也修身則道立身外卽人尊之君親兄長內之妻子僮婢外之公卿父老泛之州閭里閈事上臨下各盡其道乃可云安處而在下則有家事出而圖君則有國事各執其業則有恆事卒然更改則有變事不善於事家不能齊國不能治後世儒者專以立言爲主然述往古示來茲成教化敦風俗必言實行不偏好不苟求弘遠而不狹隘方合聖門舊旨略爲分疏在學者通之而已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聖人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至矣哉非賢者所能盡以其得於天者異也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賢而已英才天下已少況民庶乎聖門有教無

類自言下學而上達學謂之下者人人皆知人人可行實而有據也既學矣巳知巳能者漸而深焉未知未能者進而得焉日增月益補救其過不及去不善以就善始也守先王之法言法行博求於詩書禮樂之中既而出身修之有德有言爲式於鄉國州閭之內所謂上達各各不同待人自至而不可强者也下學人事上達天理古經無此說苟隱居求志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如行義達道尊五美屏四惡聖人與衆同其好惡載之古經最爲明備邵雍曰學以人事爲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蓋天地以天道生萬物而蕃聖人以人道濟羣生而安天道遠而難知論之易生紛惡故聖人不言人道實而可見所以通倫常而錯禮義故聖人重之後儒以其私意假託經文創立新旨互摭窮微入妙之論以此自是

以此授徒辨說騰沸莫可折正由魏晉諸君子相尙曠遠清眞淡雅學聖人之和而其失也在此和至宋南北諸君子以魏晉近蕩爲誡專就收斂方正沈重學聖人之潔而其失也在此潔則又近固焉皆於古經得失相半使學者不得遂聖人之實德不得聞聖人之中道偏論僻行譁然於世與古經遠相違背致聖門立教深防重慮晦鑿不彰歷代哲儒屢有諍辨無柰實之不能敵浮也實則日用尋常無以寄高奇之士怪遠荒寂之談魏晉已遂宋之新義虛文戢聽朝廷施政民生日用士人學業猶漢唐以來相傳之實末能改也特人人好生意見爭競無已宋儒侈言三代以熙豐後之實事考之不特兩漢不可及又豈能如唐哉鉅公名賢規宋儒議論太過流弊滋甚者其中救奉先輩之緒言遵古經本文述

聖門立教一定不可移易大法以辨後世果於自用勦說雷同謬於聖人使覺者省覽非所謂宗旨也

密聞之先子孝貞先生云後儒性命宗旨七十子至兩漢皆無此學堅守古經爲定也魏正始中王弼何晏共好清談創天人神明之論崇尚老莊以無爲貴始以無爲宗旨王何之說一倡盛於王衍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六朝以周易老莊謂之三玄當時王公與貴游子弟慕尚清談風成俗改雖佛氏言理大行別爲一家蓋二氏虛無靜坐之說同而設施之次弟異自魏晉老氏之說始入於儒吾道雜亂之所由起浮虛之所由出也儒

說遂小而妄矣貴無流播既遠世不考繫辭以無爲道之本源久矣唐李翱撰復性書世更有復性宗旨王安石爲相修經義移易天下之耳目程顥程頤相因而作周惇頤名微未顯程氏亦南渡後方盛其初惟言王氏之學清談餘習流爲高論安石之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顥頤之言曰心即性性即天天即性性即心所以生天生地化育萬物獨坐澄心靜觀天理祝允明云千古典訓崇朝而改惟應太息流涕耳此後一家私意反成定論陸九淵謂六經注我我注六經能識未濟道便識文王學者疑之朱熹以復性及天理人欲爲旨而曰這箇道理與生俱生今人只安頓放在空處浮生浪死也甚可惜又謂莊列亦似曾點意思他也不是專學老子吾儒書都看來不知如

何被他時見這箇物事便放溷去了今禪學也恁地於是毖子思之大學中庸而自竄入於其閒加於先聖論語之前與孟軻所著盡改古注自名曰四書以追配六經崇之徒尤番高論極盛朱陸異同之辨起矣王程朱陸之說再倡學者皆談性命神化爲闘道以治天下國家爲緒餘以好古多識爲名物度數玩物喪志一切勳業文章深仁上智皆以爲非聖人之道天地之懸隔比魏晉之說其流雖異其源則同且自號正學以從之者庶有作聖之資王守仁復實良知宗旨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用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學者愈恣極蔓衍而無所忌魏晉宋南北以來諸儒言道悉賢者也而無柰賢者過之七十子相傳聖門言學兩漢追尋的有授受久始昌

明者忽以爲粗而不精外而不內意見横出講辨互生聖人本根實用之旨蠹蝕殆盡牽强附會各以成書胡寅序其父安國集略曰惟鄒魯之學由秦漢隋唐莫有傳授其間名世大儒僅如佛家者流所謂戒律講論之宗至於言外傳心直超佛地則未見其人聖道不絕如綫口筆袞袞異乎身踐有書徒存猶無書也逮我宋熙寧以來元覺傑出上繼囘軻天下英才心悅誠服然後孔氏述業浸以光顯據寅所序言外傳心直超佛地達摩別旨未見於經傳則宋所謂絕學非聖門之舊不待後世更加一辭矣蓋二氏之談心若與儒同而所以用之者則遠甚矣欲取天下之萬物萬事而悉歸之心獨坐默會以期於沖漠無朕湛然常寂自外而入是二氏之求心也故其言曰靜曰無以

心而合之天下萬物萬事各適其道上下安和以至於修齊治平自內而出是儒者之存心也故有四教四科以二氏之旨入於經傳是後儒之深誤也自宋佛氏之說始入於儒吾道雜亂之所繇盛浮虛所以日熾也儒說愈執而誣矣魏晉之淸談雖老莊顯行而傳經諸儒守聖門之遺尙得撐抵宋之理學則改經更注以就其流入佛氏之曲說而儒害益深益大學者疑九淵爲禪其踵相接疑二程靜坐爲禪十之四五而已蓋王安石之性命二程略加改換朱熹二程之鉅派也王守仁九淵之餘焰也四家之書具在與古經相睽者遠矣故吾道雜入魏晉而後老氏爲多宋以來佛氏爲厚皆諸儒作聰明亂舊章其可歎者豈勝言哉古經之弘者無所不實施濟於天下學者守之二

氏之静旨專求其虛獨理其身二氏之徒守之各有其傳不相
假藉諸儒闢二氏謂其惑世誣民若不可令一日容於斯世而
陰竊其說以自潤又何可以服二氏之心乃取山林幽獨之行
加於先王人倫日用之中枯槀虛無之言雜於聖門忠信篤敬
之內夫安能合不能合必强爲之辭以盡一之此後儒自謂愈
傳愈細愈入愈微而實則愈說愈謬也歷代賢哲讜議具存范
甯曰王弼何晏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
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其罪深於桀紂王衍將爲石勒所害
顧而言曰吾曹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
桓溫謂諸公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坵虛王夷甫諸人不得不
任其責陳頵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宜改張然後

大業可舉應詹奏曰性相近習相遠訓導之風宜慎所好魏正
始之間蔚爲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爲夷達以
儒術清儉爲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昔世才人欲刊正
周易及諸醫方祖訥以爲不可梁武帝好佛太子又講老莊詹
事何敬容歎曰西晉尚玄虛中原淪喪今東宮復爾其爲戎乎
顏之推曰老莊之書不肯以物累己故藏名匿迹何晏王弼祖
述玄宗遞相誇尚非濟世成俗之要魏宣武帝廣訪得失治書
陽固上讜言曰爲治不在多方力行而已親宗室舉賢良省徭
役薄賦斂修學官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樊
遜奏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爲稱詣
魏光乘請行魏徵所注類禮張說駁奏曰禮記前漢編錄傳習

千年著爲經教魏孫炎始改舊本先儒所非魏徵因炎所修更加整比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安遂罷書內府王元度注尙書毛詩毀孔鄭舊義請行己所注崔仁師條其穿鑿不經遂廢孔穎達詩疏序曰劉焯劉炫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李翰序杜佑通典曰五經羣史之書大不過本天地設君臣明十倫五教之義陳政刑賞罰之柄述禮樂制度之統究治亂興亡之由立邦之道盡於此矣非此典者謂之無益世教聖人不書學者不覽懼冗煩而無所從也先師宣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宣明大義百世可師李嗣眞曰古之學者皆有師法今之學者但任胸懷韓愈曰先王之教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

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斯道也何道也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宋祁曰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司馬光曰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世之高論者競爲幽僻之語以欺人使人跂懸而不可及憒瞀而不能知又云聖人之道如天地靡所不有衆人之道如山川如陵壑如鳥獸如沙蟲各盡其分不知其外天地則無不包也無不徧也歐陽修曰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劉恕曰訞學已爲今日患後三十年橫流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訞學謂當時道德性命之說字書云訞巧言也晁說之曰胡武平周茂叔仝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其後武平傳其學於家茂叔則授二程

遂大顯於世又曰楊中立載其師程正叔之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則猶王氏之說也邵雍曰凡人爲學失於主張太過（爲二程發）又謂程頤曰面前徑步放寬你道生薑樹上結其奈何欽宗靖康元年始詔羣臣庶士當講孔孟之正道察王安石舊說之不當者羽翼朕志高宗紹興六年吏部員外郎陳公輔奏今日之禍實王安石邪說所致帝悅授左司諫遂請禁程氏學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十四年帝幸秘書省親手詔曰周建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漢選諸儒定九流七略之奏文德之盛後世推焉嗚呼士習爲空言而不爲有用之學久矣爾其勉修術業益勵猷爲是年十月以右正言何若奏戒內外師儒之官黜伊川程氏之學二十五年詔

取士毋拘程頤王安石一家之說陳善曰大抵後世去古旣遠言古事常以古爲正古人三傳雖時有疏脫或當時師說猶存亦或有仿髴可以爲據未易盡廢也漢人去古未遠多見先秦古書必有所本今人遂以意度之豈勝臆說哉游酢曰不能博學詳說遽欲返約不能文章遽欲聞性與天道猶之欲立數仞之牆浮埃聚沫以爲基稀分紛分而欲溫吸風飲露而欲飽無是理矣蘇軾曰歐陽子沒十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眞識者憂之徐度曰方王氏之學盛時士大夫讀書求義理皆務於新奇然用意太過往往反失於鑿開必大曰熙豐以後學者爭言道德性命之理躐等陵節誰與失步邯鄲者言也晁補之曰六經之說道爲難知學者於道如隔雲霓而望日

月求道之蔽不居相與言士苴治天下有所用之適效一事或已病於方寸凡此灸補也有庠序所宜先講者今欲悉考其說與諸君一一肄之陳師道曰昔者先王同人而教同欲而治凡有益於人者皆不廢也世人之說曰先王詩書禮樂道德性命而已此乃世外執拗之論枯槁自守之行不可舉天下而居也陸游曰紹興初程氏之學始盛言者排之羅泌曰道不可以言知言之愈希彝性不可以辨索辨之益晦蔑性與天道固非言所能竟也惟一隅以求經天下通患也陳亮曰得不傳之學皆耳目不弘聞見不慣之辭也又曰亮初有知識猶記為士者必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人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強也自道德性命之說一

與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託於其間以端慤靜深爲體以徐行緩語爲用務爲不可窺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爲不足自通於聖人之道也於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矣爲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王十朋曰學者患在好言性今天下黨同之論在乎性善一二師儒倡之學者從而和之非有見而言論語云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夫子爲性立一定之論世乃謂性無上中下而才有之焉有性無而才獨有耶學者愼無習於雷同之論而雜佛老之說何坦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夫子非隱也入孝出弟必行有餘力而後可以學文實行不

先徒文無益況可遽問性與天道乎後世學者徒事口耳茫無所從入耦襲陳言自謂窮理盡性亦妄矣葉適論學校曰本朝始議建學久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就之未幾而大獄起矣崇觀間以俊秀聞於學者旋爲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誤朝之臣大抵學校之名士也又曰爲國之名物章采精神威望一切消耗內之所以取悅於民外之所以示威於敵盡皆無有習爲寛緩迂遠之常談以文其無用又曰謝顯道言程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說來做己便是爲洛學朱熹曰石林之說固不足信不知上蔡也恁說是怎生地劉安世曰願士大夫立此名節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戶元祐士病黃履翁曰願士大夫務道學之實不願士大夫立道學之名淳熙以後士病□□□□□□□□□□□

□□□□□□□□□□□□□□□□□□□□□□□□
□□□□□□□□□□□□□□□□□□□□□□□□
□□□□□鄭樵曰三代學術漢微有遺風魏晉以降日以淩
彝非後人用心不及前人實後人學術不及前人學術也後人
難及大概有二一者義理之學一者辭章之學義理尙攻擊辭
章務雕搜競義理者以辭章爲不達淵源玩辭章者以義理爲
至無文采要之辭章雖富如朝霞晚照徒焜人目義理雖深如
空谷尋聲靡所底止二者殊途同歸皆從事語言文字之末而
非爲實學也謝枋得曰漢之明經以修行也宋之注經乃衍辭
也漢士質宋士浮此世道升降之一驗也劉因曰六經自火於
秦注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

後注疏釋經十得其六也宋儒補其三四而備也袁桷國學議曰國學規制遺禮略見於大司樂文王世子其詳莫得而聞漢武表章六經後漢尤盛唐微附益之而制愈詳宋承唐舊而國學之制日繁至於紹興愈廢所謂三舍法崇寧宣和之弊也秦檜復增月書季考宋之末造類不出此今科舉既廢國學定制儻得如唐各立博士互爲問難至於當世要務如禮樂刑政兵農漕運河渠等事亦朝夕講習庶足見經濟之實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脣腐舌敝止於四書之注凡刑獄簿書金穀戶口靡密出入皆以爲俗吏而爭鄙棄清談危坐卒至國亡而莫可救近江南學校教法止於四書髫齓誦習相師成風字義精熟靡有遺忘一有詰難茫然不能對何甚於宋之末世知其學之不

能通也大言以蓋之議禮止於誠敬言樂止於中和其不涉史
者謂自漢而下皆溺道不能辭章者謂之玩物喪志功業之成
何所不可必悉天下之利害灌爵養根古者教法春夏干戈秋
冬羽籥射御書數皆謂之學非若今所謂四書而止虞集曰聖
經深遠非一人意見可盡今人但見宋儒經未見宋儒以前六
經楊愼曰有味乎其言哉陳樵曰淳熙以來羣儒之說尤與洙泗竝伊洛
不類若淳熙闕謬宋濂曰古人為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繫辭複
說道之蔽也何瑭曰陰陽之論予幼聞其名未知其實反覆乎
周程張邵之書出入乎佛老醫卜之說將二十年玩伏羲卦象
乃若有得惜諸儒之論皆失其眞學者習於耳目聞見遂以爲
理實止此而不知其謬也楊愼曰何謂道學明明白白平平正

正止中庸而已更無高遠玄妙之說凋論高談飾虛文美觀聽而曰吾道學吾心學使人傾會於渺茫恍忽之間無可著摹求其所謂禪悟乃欺人之行賊道亂俗又曰世之學者掘飾宋儒緒餘不究古昔妙論盡埽前代歸之宋儒盡埽宋儒歸之朱元晦寧得罪孔子不敢得罪宋儒類如此此胡直曰後儒集注臆杜撰往往强孔孟之言以就己說騁其射覆之見著爲畫一之書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此親民之旨也必改曰新民與大學本旨有間矣繫辭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文相屬也必訓曰窮至事物之理舍理於義之本文增贅事物於其間與繫辭本旨彌遠是孔孟雖定後儒不以爲定也孔孟定於一萬之不齊不必定也後儒遂未嘗取其萬者而

定之終失於一也愈悖而馳也雷禮曰學者之弊竊上乘之旨以附濂洛主靜工夫千言萬語終虧實踐孔子刪述六經爲萬世標的者固如是耶邵寶曰順爲眞士大夫不願爲假道學熊過曰挾策而言者各異其旨上者談性命次工詞章棄廢前聞不守師法漢儒傳經莫不守師法尺寸不敢變據經守禮總校精實皆有檢押秦以周旋不惑於多方述者之謂明此爲庶幾矣及曰漢之學近忠隋唐而下浮而已今之弊下爲甚嚣之言以欺其上上受其欺而不加省也卿而問之空空如也相率入於虛其爲無用何惑也薛應旂曰不尊經而尊傳至於今日已化爲世儒之經非古聖人之經正猶讀方書而不知治病及以庸醫之說亂炎皇之眞也其弊可勝言哉何遷曰聖人有言莫

備於論語其問命學詩書執禮文行忠信性與天道則不得聞後世所謂微辭奧義不數數覯焉爰至宋世發之大盡近視宋又過之而性與天道之蘊塗人後生習聞其說遽謂性命可以自悟不可瀆人可與能者期於從未可與不得其門者益其見也顧應釋曰近見有竊吾儒格物致知以解法華經者方異之不意吾儒亦借佛教以明道也謂活潑潑地常惺惺與本來面目向上一機打做兩橛等說其流弊將至儒釋同歸而不可解矣吾輩不能辭以闢之而助其波揚其焰蓋不得罪於聖人羅洪先曰晩宋號理學者無慮數十家書連數千百卷繆於理氣動靜之分漫衍贅複益無以見聖人用意之微讀之使人心煩目眩耶聖門一尼也近時傳良知之學者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知矣而罔致知之功一闢

用功輒生詭訝過在任心流行而不復辨聖賢所指凝聚execute業之功盡與埽除其弊將吵於晚宋支離之失談學者謂知善知惡即是良知依此行之即是致知予嘗從此用力竟無所入久而後悔之陳于陛曰近時高明之士動靜造化在手天地萬物在吾度內實剽釋氏之言害道爲甚聖人之心極小立言極近一言一動一事一物俱不敢忽如此立教方能扶持世道彼高奇之學問一倡人且視天地爲無何有眞名教罪人也湛若水曰孔孟而後若更一門門各爲戸競出異言歸有光曰經非一世之書非一人之見所能定學者固守沈溺而不化好高自大聽其言汪洋恣肆實無所折處此今世通患也鄒敬曰夫子之道不過忠恕堯舜之道不過孝弟苟索隱而行怪實罔民而欺

世陳深曰始吾於漢儒病其支離讀宋之書輒掩卷懷漢儒管志道曰二程之學本於濂溪其據德之功亦從禪宗之鍛鍊性體轉脈過來又曰程伯淳欲繼孟子而任道無乃以道爲儒家私物哉朱紫陽益深道統之說而以上古神聖繼天立極之統盡屬三代後之匹夫晚年雖悟前非以盲廢未追釐正何偉然曰昌嚴云進退古今漢其周後之獨勝者哉繇宋以來有不耀文而繁義進欲而衍辭者鮮矣視漢不無少遜安所望三代之執也總之浮僞爲蠹浸淫愈下耳非卓犖砥柱之英疇望焉宋存標曰宋儒之論天地日月鬼神眞以弦和鐘也樓堅曰昔聞通儒之論以爲聖人之經宜存衆多異同之說以待學者之自得漢人去古尙近學有承受其說決不可廢明初儒學之臣不

能將順聖主之德意狃於所聞一切抹殺此與介甫之私學何異況長卿曰宋儒以議論勝其說皆本孟氏顧南渡而後寖逼門庭時勢孔棘猶諄諄辨程頤王安石之學術此與百官戎服講老子何異蓋師孟氏而失焉者也儒至今敝極矣儒復濫觴於議論訖無成功則儒效不彰孔氏之眞脈漸斷焉馬卿曰晚宋陋儒淺伏羲之畫轉濂溪之圖不返身心但求毫杪今又賾其糟粕以自迷名曰理學之弊孫紹先曰古者以行爲言故文簡而中後世以言爲行故文煩而億彼爲傳注之學者自壯至老見猶未定也其皆聖人之意耶謂朱熹晚年尙改大學誠意章祝允明曰大學中庸宜還之禮記論語孝經同升爲經孟子散諸論場徐渭上其師季先生書曰承教解詩已至桑扈渭竊有所獻先儒若

朱文公者著釋逮成兼欲盡窺諸子百氏之奥氷解理順之妙因多生吞活剝之弊亦有此正後儒所宜深誡者不宜駁先儒而復蹈其弊乃復爲後人弄文墨地也解書惟有虛者活者或可以吾心體度而發明之至於有事迹而事迹已亡有典故而典故無考則彼之注旣爲臆說我之訓亦豈身經彼此詆譏後先翻異辟如疑獄徒費榜掠考訊之繁終無指證歸結之日不若一切赦放倘有農桑勸課之典休養生息之政可以與民更始者也自此之外則旁引曲證不過誇多鬬靡故摘一字一句以售己說遂至晗人全文則亦深文巧詆而可笑之甚矣如潤所妄意於文公者亦或夫子之所欲聞而不深棄者乎丁元薦曰漢儒解經未必盡出漢儒漢儒去古未遠專門之士各有所

承襲傳諸弟子轉相授受各成一家六朝而下旁蒐博討字櫛而句比之宋儒起五季而祧洙泗其力固已艱其志亦過銳矣舉千聖不盡之言不盡之意斬以一人發其藏盡一以示天下萬世而聚訟之門啟不傳自宣聖之口吾不敢信昔七十子之徒才穎十百後世也親聆咳唾當日微辭妙義隱而不傳者何限況影響於三千載下乎申時行曰有託空寂爲精微執玄虛爲體要抗顏一世以爲身心性命之學焉時可曰聖門四教六藝古聖人之教也學者優游漸漬其中上焉者以逮下焉者以守萬世不與易也子靜求心而其徒棄經典元晦窮理而其徒泥章句伯安即心即性即心即經本爲支離者鍼砭然其末流未免虛而失實內而遺外甚者恣心順意糟粕於經脫略於教

長遊談而廢實學此憂世者所深慮也林爍曰大抵宋之士大夫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迂儒曲士內實不能辨好爲大言責人以所難人主雖心知其不可方且眩然外惑虛名牽於議不能決也曹于汴曰道不遠人之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達道孟子所謂人異禽獸正此耳更有何性何道不著形氣不落色相聰明小子未能遍讀聖經强揑無聲無臭不覩不聞等語以合於上乘不可思議之宗而天下萬世人人共知共能之聖學亂矣張鳳翼曰世人空談無實只占地步者足以釀成世道之禍晉之淸談宋之理學是也晉人之談失之高而無實宋人之習流於俗而無裨晉有陶侃惜分陰嘗以身救之王導以王彝甫諸人不得不任其咎則以言責之洎宋惟陳公輔陳賈謝

廓然自拔流俗極論其僞而後世膚淺陋劣之夫猶以此術變亂士習則理學之獘甚於清談也悲夫焦竑曰嘗慨朱陸異同之辨幾若聚訟邇來新安姚江之派亦涉於門戶角分呂坤曰六經簡易明切諸儒聚訟而裂道深文而晦道拘泥而隘道遂失其旨拾瞿曇唾餘以自適其猖狂恣睢世教蕩無畛域吾儒經史外諸清奇高遠沉冥幻妄之書宜付諸火又曰明道雖有淫聲美色之譏畢竟意念口頭帶些禪氣近見鄒南皋亦濺此味恐其叛道作書戒之張溥曰大學注疏古本也論者謂漢儒注本不可輕易其言近是朱文公章句盡變其舊又以意補亡不少遜讓董槐王柏葉夢鼎皆云大學原無闕文大學本在禮記四十二其文不析章句近代訓詁學膚尤繁言之彌多去之

瀰迨沈鯉曰六經孔子之道旣昭如日星後雖有述何以復加世之學者不務爲平易而厭薄古訓欲自名家於子臣弟友日用常行之道反視爲弁髦片言單辭樹之赤幟天下之喜爲名高者靡然趨之反覆辨論窮年不能竟其說其流弊將有內棄其心外棄其事釀成淸談之禍梅守箕曰宋人好尊本朝乃至貶漢儒以尊之明人好貶本朝乃至尊宋儒以貶之世風於此可見矣馮從吾曰漢儒有傳經之功但當論其功不當論其行從吾所好人各不同何等平易何等含蓄後世學者不免自視太高視人太低分彼此而露鋒芒矣葉向高曰夫子至聖也語上語下擇人而施性與天道終身秘之魯論一書學問規條森然具備其切近精實者導人以易遵至高深微妙者俟人之自

悟聖人之意遠矣後之君子一有所窺昭昭然揭日月而行執途之人而語之曰何如爲性何如爲命何如爲盡性至命途之人唯之曰吾已知性命矣問其盡與至之方則曰不落言詮不可思議嗟乎七十子之所不聞者今途之人咸得聞之聖人所不敢言者後之君子皆哆然言之若精深而反恍忽無據則後之學與古之學可慨也已又曰三代而後儒者之用何寥寥也漢唐謂之峭嶮宋則云杲杲扶桑矣下常有眞儒之名上不收用儒之效其時之儒立身太峻持論過高遂令人謂儒道無關盛衰欲舉濂洛關閩之徒束之高閣亦足悲矣明儒之用辟起河東大振於姚江其後空虛悠謬爲世詆薄而儒道復絀錢謙益曰十三經之有傳注箋解義疏也肇於漢晉粹於唐而是正

於宋歐陽子以謂諸儒章句之學轉相講述而聖道麤明者也熙寧中王介甫憑藉一家之學創爲新義而經學一變淳熙中朱元晦折衷諸儒之學集爲傳註而經學再變介甫之學未百年而熸朱氏遂孤行於世永樂中詔諸儒作五經大全於是程朱之學益大明然而再變之後漢唐章句之學或幾乎滅熄矣漢儒之言學也十年而學幼儀十三而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而舞象二十而學禮惇行孝弟三十而博學無方孫友視志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其爲學之科條如是而已其言性言天命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知土神則信存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以長育仁義禮智之性所謂知性知天者如是而已宋之學者自謂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埽除章句而胥

歸之於身心性命近代儒者遂以講道爲能事其言學愈精其言知性知天愈眇而窮究其指歸則或未必如章句之學有表可循而有坊可止也漢儒謂之講經今世謂之講道聖人之經即聖人之道離經而講道賢者高自標目務勝於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窮詰則亦宋之諸儒埽除章句者導其先路也修宋史者分儒林道學釐爲兩傳儒林則所謂章句之儒者也道學則所謂得不傳之學者也儒林與道學分而古人傳注箋解義疏之學轉相講述者無復遺種此亦古今經術升降絕續之大端也經學之熄也降而爲經義道學之偷也流而爲俗學胥天下不知窮經學古而冥行擿埴以狂瞽相師馴至於今輇材小儒敢於嗤點六經呰毀三傳非聖無法先王所必誅而

流俗以爲固然生心而害政作政而害事學術蠱壞世道偏頗而夷狄寇盜之禍亦相挺而起觀歷代之論魏晉宋南北之言學流弊可知蓋淸談害實始於魏晉而固陋變中盛於宋南北自漢至唐異說亦時有然士安學同中實尙存至宋而後齊逞意見如七國戰爭專事口舌學術日雜屢爲後儒臆說所亂未能淹洽古說又不降心將人情物理平居處事斟勘離合說者自說事者自事終爲兩斷一段好議論美聽而已聖人生平可考鄉黨所記可徵弟子問答可據後儒所論惟深山獨處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蓋自性命之說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四書之本行而聖門之六經四科亂矣學者所當痛心而喜高好僻之儒反持而不下無論其未嘗得而空言也

果靜極矣活潑潑地會矣坐忘矣沖漠無朕至與心無不體子性無不復即物之理無不窮本心之大無不立而良知無不致矣亦止與達摩面壁司馬承禎坐忘天台止觀同一門庭則沙門方士之能事耳何補於國何益於家何關於政事何救於民生安能與古經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合哉鄒元標南臯語錄有問近時學問混看𤨏內養者好談老遂以老爲聖學溺高妙者好談佛又以佛爲聖學昔之二氏皎皎然在吾儒之外今之二氏纍纍然在吾儒之中即孔孟之學與宋儒則今遂以儒者之學爲孔孟之學矣當時學者不可謂無人蓋事之昭然可辨者天下人心所同也證以聖人古經帝王天命統道爲首出庶物之尊公卿百僚布道之人師儒講道之人生徒守道之人

農工商賈給食成器遵道之人女婦織紝酒漿助道之人朝廷政所從出立道之源有司公堂行道之所膠庠言道之所鄉塾學道之所六經載道之書歷代典章續道之書文章辭賦彰道之書冠婚喪祭吉凶儀物安道之用軍務邊防五刑百度濟道之用此聖門所謂道也非後儒宗旨之謂也聖人中正平實廣大無盡國家是賴本配天配地之學後儒變立新說化爲各自一種囊風橐霧成可有可無之經蓋宋南渡而後習俗相傳虛文日甚妄論日多人才日浮風俗日變好高日甚武備日弛諸夏日弱民生日困以學術誤人國家良可慨也儻不明目瞋膽不避忌諱不畏譏訕守古駁正將來何所底止豈欲多言哉宻朝夕趨庭訓誨懇至壯時嘗習靜坐先子深加呵禁後在鄉塾

考定古說條晰辨論甚密事先子多年艱苦患難閱歷久見古
注疏在後使歷艱苦患難而不見古注疏無以知道之源使觀
古注疏而不歷艱苦患難無以見道之實今已老耋其於經傳
徵明定旨傷漢唐遵聖合經有用實學晦塞既久諸儒辨論亦
多然公卿大夫主持吾道者也名儒賢士發明吾道者也皆於
聖門有衛道之責焉故錄平生講貫記憶於先子者請正思古
救浮之睿哲云

聖賢事業圖

宋乾道庚寅李元綱著

歷代聖賢傳大中至正之道行之萬世而無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孔子
- 顏子
- 曾子 — 子思 — 孟子
  - 明道
  - 伊川

獨行聖賢其道可救一時不可傳於萬世：伯夷、柳下惠

其道可救一時不可傳於萬世：荀況、揚雄

獨行聖賢其道可救一時不可傳於萬世：瞿曇、老聃

楊朱、墨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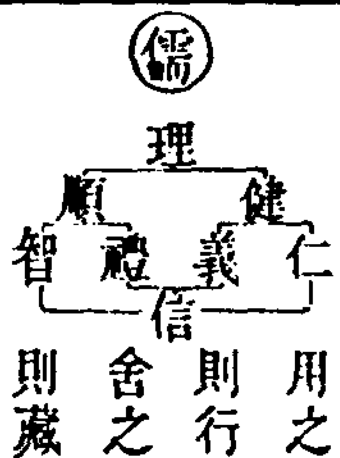
聖賢事業圖説歷代聖賢傳大中至正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居中瞿曇老聃楊朱墨翟居右似矣以伯夷柳下惠荀況揚雄居左配之何也伯夷柳下惠聖人之所稱未嘗不大中至正所謂異於是者有時伯夷可有時柳下惠可非如後世之佛老不同道也至荀況揚雄乃孟軻一流人自漢至唐未嘗別或稱荀孟或稱揚孟宋始以王安石程顥程頤各接孟軻遂加詆黜此歸有光所力辨也且佛老以爲不可傳今其人林林郡邑以爲可救一時佛老之可救一時者安在其説之難通所未能解若側七十子與漢唐而以顥頤上繼自以爲道統乃宋世妄論夫堯舜至於宋三千年間道纔有十四人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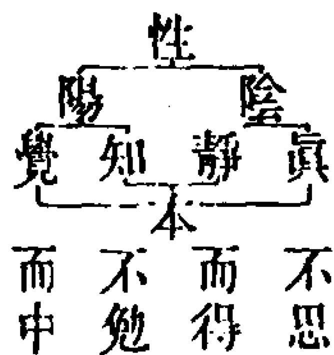
百有餘歲帝舜之稷契夔龍垂益殷之傅說甘盤伊陟箕子郘
孟軻所稱皐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皆在所棄而程顥兄
弟並時而接迹於南渡源源而來古何聖人之少而宋何聖人
之多也恐皆杜撰臆說此未免深有罪於聖門七十子與歷代
帝王及公卿賢喆也可深痛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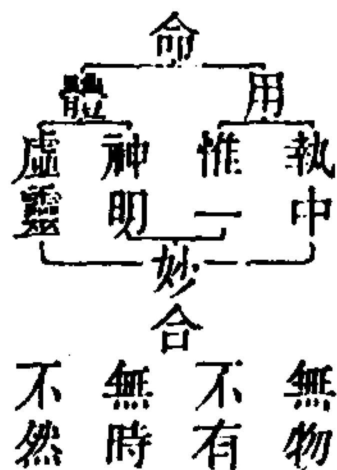
三教一源圖

陶九成錄

儒


理
健
順
仁
義
禮
智
信
用之
則行
舍之
則藏


性
陰
陽
眞
靜
知
覺
本
不思
而得
不勉
而中


命
用
體
執中
惟一
神明
虛靈
妙
合
無物
不有
無時
不然

釋

戒
- 健：行、相
- 順：受、色
- 識

觀心　無常　觀古　無我

定
- 陰：念、根
- 陽：覺、力
- 正

不與　法縛　不事　法脫

慧
- 用：精進、解脫
- 體：淸靜、眞如
- 圓覺

圓同　太虛　無欠　無餘

道

精
- 健：乾、元
- 順：亨、利
- 貞

緜緜　若存　用之　不勤

炁
- 陰：金、水
- 陽：木、火
- 土

窈窈　冥冥　天地　同生

神
- 用：無形、無名
- 體：無情、無爲
- 自然

玄之　又玄　衆妙　之門

此圖見陶九成輟耕錄不知其所從來觀柳宗元送元十八山人序云學孔氏者黜老子學老子者黜孔氏其後有釋氏固學者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河南元生其爲學恢博而貫統數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此則儒與二氏混而相比雖起於梁至唐中葉始盛未曉有圖否也輟耕之圖則宋後之說何以知之圖言理爲先而繼以性命終之以妙合先聖賢易曰乾健也坤順也乾陽物也坤陰物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是乾坤健順陰陽一而已理性命皆在乾坤之內何得以健順屬理而陰陽屬性哉至於體用出參同契本於黃老之人古經並無此言宋周惇頤通書後有太極圖南宋朱熹移於通書之前盛稱之通書云二五之精

妙合而凝胡直曰旣言五行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是無極
二五殆無不合也又何待妙合而凝胡直之言可深長思也自
宋性理之說與發源二氏始以理爲至極而居未有天地之先
聖門何嘗有此諸公別立支派名爲道學觀此圖世遂以儒之

道統正系圖

伏羲——神農——黃帝——唐堯——虞舜

夏禹——商湯——文王——武王、周公

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

濂溪——明道、伊川——朱子、陸子——陽明

道統問見周汝登聖學宗傳

或問曰韓愈原道以道統始於堯子必始於伏羲者何也曰伏羲畫八卦太極開而道可演神農教耕稼民生遂而道可明黃帝制冕服禮樂興而道可闡道統之原實基於此矣吾固系三聖於唐堯之上者述朱子之意也曰韓愈以孔子傳之孟軻子必增以顏曾子思者何也曰顏子聞博約而見卓爾曾子聞一貫而悟忠恕子思紹家學而作中庸授受之眞莫切於此矣吾固增三子於孟子之上者補韓愈之缺也曰朱子以二程接孟氏之傳不計其泯濂學伊川以明道續孟子之後不嫌於背師教子必增之以周子者何也曰道體之契上接洙泗之源圖書之旨下開河洛之派繼往開來之功於茲爲大吾固增周子於二程之上者信諸己也曰

程子之後有龜山楊氏豫章羅氏延平李氏諸人也子遂系以朱陸者其意何居朱陸之後有草廬吳氏魯齋許氏薛文清胡敬齋諸人也子遂繼以陽明者其意何在曰吾嘗觀祀典焉有大宗之祖百世不遷者也有小宗之祖四世而祧者也曰楊曰羅曰李者小宗之謂也朱陸其大宗乎曰吳曰許曰薛曰胡者是亦小宗之謂也陽明其大宗乎曰吳許薛胡一皆精思實踐當不在陽明之下子必以陽明為大宗者何也曰良知之教照耀萬古及門之徒幾至四千孔子云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問者唯唯而退卷也私誌其問答之言以俟有道統之責者於是乎采奉新黃卷謹誌

按黃公卷著是圖與問余覽之見其信陽明篤敘統系明非實有所詣者不能而何其名實之未甚顯赫也余作聖學宗傳此

圖足相發明故以冠宗傳之端云剡溪周汝登謹書
費密曰宋李元綱作聖賢事業圖堯舜至程顥兄弟聞道者止
得十四人嘉靖中黃卷道統又二十一人其言曰大宗百世不
祧小宗四世而祧朱陸陽明其大宗乎曰楊曰羅曰李白吳曰
許曰胡小宗之謂也以後世竄雜二氏之儒遂與二帝三王周
公孔子並稱僭肆無倫姑不論七十子傳人不得入小宗漢唐
於四百年小宗並無一人後世敢爲妄言柰之何哉世之君子
必能辨之

王道久而漸變遂分表

儒

君臣將相行於通都大郡之中是皆儒道

開國承家修己安人立治興教弘濟天下

三綱五常飲食衣服宮室器用吉凶儀物殊途同歸詩書禮樂

所載士農工賈遵守此爲吾道實事中庸

二氏

山林幽僻之儔行於一室名曰二氏

老氏其徒靜坐相傳爲專養心性

二物會時性情合五行全處龍虎蟠純至超宗越格此爲方士

之說

佛氏其徒靜坐相傳爲專悟心性

因陀陀活潑潑會取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與佛齊肩此爲沙

門之説

二氏皆漢後年深積久而才人之入二氏者故變易増益至宋

而盛然與儒絶不相同但分别儒與二氏之虚實不煩辭辨而

自定世之君子取古經證之必有公論出乎成都費經虞記

道學與方士之全眞沙門之棒喝同稱三教而朱陸異同又若沙

門宗風臨濟曹洞各成宗旨皆聚徒高談性命而繫辭所謂備物

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盡失矣學者取古經細求之則聖門之

學庶乎其昭然與

右弘道書三卷新繁費此度先生密譔余得之於其縣人楊氏有門人張含章蔡廷治二序蓋先生晩歳定本百年外舊鈔也先生嘗受業孫夏峰觀其論述務求實用與顧亭林顏習齋略近殆師友漸漬爲然至今則知先生之書者尟矣迺亟付刻以廣流傳惟舊鈔頗蠹壞而敓譌尤甚積兩年許力檢所藏書暨友朋商榷改訂凡數百字有未塙然者別爲校記坿後曩德清戴子高纂費舍人別傳誤此書爲十卷目次亦多傎倒遺謬似據新繁舊志所稱而未見是本也海內藏書家倘更有精鈔賜之諟正則尤此書之幸已又燕峰詩鈔一卷視新繁龍藏寺刊本較多數首且有異同茲幷付剞劂合前刻荒書題曰費氏遺書三種意亦蜀中文獻之致足矜重者與庚申立夏大關唐鴻學記